

从香港的语言实况和语文政策 探究南亚族裔学习中文的策略

梁慧敏

提 要:按 2011 年政府的统计,香港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 45 万,其中来自南亚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的居民人数超过六万,他们绝大部分为香港永久居民;然而,由于他们的母语并非中文,加上文化差异,南亚裔人士要融入主流社会相当困难,升学和就业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使他们较多地停留在社会底层,难以向上流动,并造成种种地区性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实不利于香港整体社会和谐。要帮助南亚裔居民摆脱语言和文化上的弱势,提倡社会团结,就必须加强中文在这一社群的推广。笔者认为,南亚裔社群中的中文教学应该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而分层推行,例如在职居民和在校学生的中文教学就应该有所区别。面向南亚裔在职人士的中文教学,应该以帮助他们了解香港职场文化和行业语言为目的,从而务实地协助他们适应具体的工作环境;而面向在校学生的中文教学,则需要更加全面且具针对性,“全面”是指应该有完整的中文语言知识和香港特色的中国文化教学,以帮助他们提高中文能力,并且通过加深文化认知,增加对“香港居民”这个身份的认同感;“针对性”是指应该按照社会的需求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特别是高中课程,以帮助南亚裔学生更好地制定求学和求职规划。综上所述,本文将结合 2009 年和 2014 年香港社会语言调查工作各场合的资料对此加以详细说明,以期政府拨款的教学资源配置得更为合理,减少劳而少功的情况。

关键词:香港 南亚裔 中文推广 语言实况 语文政策

一 背景

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缘位置,自 19 世纪 40 年代开埠以来便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多元化社会。根据 2011 年特区政府的人口普查,香港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 45 万,占全港总人口 6.4%,比 2001 年增长了 31.2%。其中来自南亚地区(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居民人数就有 6.3 万人。南亚族裔迁移本港的历史,可追溯至香港开埠初期。由于印度和香港先后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地区,因而形成了两地的联系。早在 1841 年英国海军上尉义律(Captain Elliot)登陆香港占领角(Possession Point,即今上环水坑口街)一带并宣布

香港为英国殖民统治时,参加英军升旗仪式的队伍里就有来自印度的锡克士兵。19 世纪中开始,英国政府就多次从其南亚殖民地英属印度(包括今印度和巴基斯坦)招募当地人来港当警察或狱吏,协助港英政府防卫香港。据 1867 年的统计,香港警队里欧籍、印籍和华籍警察人数分别为 89 人、377 人和 132 人(何家骥、朱耀光,2011),可见印度人实为早期香港警队的重要骨干成员,直至今天由于历史因素香港纪律部队里仍有不少南亚裔人士(丛铁华等,2012)。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港英政府开始从尼泊尔招募雇佣兵(喀喀兵, Gurkhas)来到香港负责边防工作,直至 1997 年回归才停止。喀喀兵团原来在香港服役之后便要返回尼泊尔,直

到 90 年代中期政府修改法例,给予 1984 年以前在香港出生的尼泊尔子女居港权,这就是目前居港尼泊尔人士的来源背景。

此外,香港作为贸易自由港,除了防卫目的,也吸引不少南亚人士前来香港谋生。印度人通晓英语,早在战前印裔商人已跟随英商到香港从事贸易活动,经营茶、丝、糖、棉花、纺织品等商品买卖。他们长期参与了香港的经济建设,为香港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开办了湾仔律敦治医院及天星渡海小轮等机构或企业(乐施会,2014)。基于经济环境、社会结构和种姓制度等因素,在香港谋生的印籍人士多数落地生根,甚少回流印度。

1997 年回归前接受英语教育的南亚裔港人,因为英语良好,升学就业较为容易,甚至能成为公务员团队的一分子。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引入了对中文的要求,语言上的隔阂就逐渐成为南亚裔人士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目前,香港的南亚裔人士由于普遍学历低,没有专业才能又不谙中文,在社会上难以找到较好的工作,他们多只能当非技术

工人,或从事餐饮业或与建筑行业相关的搬运工作,绝大多数属劳工阶层,收入偏低。以巴基斯坦人为例,2011 年政府统计数字显示,若按住户人数划分,在港巴人三人家庭的人息中位数为 12000 元(港币,下同),四人或以上家庭的人息中位数为 13000 元,而全港的中位数则分别为 23000 元和 28000 元;贫穷住户数目方面,巴人为 2207 户,占总户数 47.9%,而全港的平均百分比为 23.1%,可见巴籍贫穷人口比例远高于香港的平均水平。正因为收入不多,在港南亚居民的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巴基斯坦裔和尼泊尔裔人士超过一半人口居于油麻地、佐敦和元朗一带的狭小的出租楼房或分租房之内。加上南亚裔人士家庭规模较大、家庭人口较多(见表 1“4 人或以上住户”的比例),而传统的家庭观念让男性出外工作,女性在内持家,一人就业养活全家,家庭收入捉襟见肘可想而知。可以说,生活困难,是本港南亚裔人士普遍的生活环境条件的实况写照(《成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表 1 南亚裔家庭规模统计(2011 年人口普查)

	住户人数(人)			
	1 人住户	2 人住户	3 人住户	4 人或以上住户
巴基斯坦	576 (12.5%)	618 (13.4%)	570 (12.4%)	2840 (61.7%)
尼泊尔	546 (10.9)	952 (19.0%)	1277 (25.5%)	2227 (44.5%)
印度	1657 (17.7%)	2146 (23.0%)	2274 (24.3%)	3262 (34.9%)
全港	422676 (17.9%)	615762 (26.0%)	613468 (25.9%)	715296 (30.2%)

南亚裔居民所面临的求学、就业、贫穷等社会问题,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纷纷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以便找出对症下药的方略。如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香港融乐会(2003)、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2010)、香港明爱九龙社区中心(2010)的研究和调查,从就业问题出发,探

讨南亚裔人士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并提出改善建议;又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2005)、平等机会委员会(2012),则从种族歧视角度出发,研究南亚裔人士在融入香港社会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及天主教香港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九龙)(2012;2014),则从南亚裔

人士的贫穷情况和成因入手,探讨政府的扶贫政策;另外,由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局委托)(2008)、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2013)、香港浸会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慈善团体“亲切”委托)(2007;2008)等机构所做的研究和调查,则是从教育角度出发,讨论少数族裔学童的共融发展,以及学习和升学困难。

虽然以上的研究都不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但其共同的结论是:中文能力不佳是造成南亚裔人士生活上种种问题的来源之一,甚至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族裔人士在求学或就业上遇到问题归根究底都是“语言上”的问题,语言是所有困难的来源,是核心困难所在(袁振华,2007;谢锡金等,2012;岑绍基等,2012;关之英,2014)。本港的高等学府同样渴望为南亚裔居民尽一分力,尝试以不同的切入面,提升其语言能力,尤其训练中文能力为重。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大学——学校支援计划”,向学校提供校本专业支援服务,结合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教学法和课堂实践,以提升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教育局,2015a)。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编制了《针对非华语学生的中文教学参考资料——教师手册》(教育局,2015b),而后又获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SCOLAR)的支持及语文基金的拨款,提供“教授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深造课程,为教授非华语学生的在职中、小学中文科教师提供专业培训,以支援教师的教学工作(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2015)。

南亚裔居民急需提升中文能力,正如前面所述,南亚裔族群现时面临的问题,源于1997年香港回归后本港语文政策的转变。回归前,港英政府容许居港少数族裔不必在政府资助的学校里学习中文(可以用其他语言代替,如法文、德文),高考入大学或进入

政府当公务员时,并没有中文科需要合格的要求,因此南亚裔申请人只要成绩好、能力高和英语水平优良,升学和就业都没有太大困难。香港回归后,“两文三语”(中文、英文;普通话、英语、粤语)成为香港的既定语文政策,中文成为入读大学和考取公务员的必要资格,于是语言问题就把南亚裔人士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乐施会,2014)。以就业问题为例,香港融乐会《香港南亚裔人士就业情况研究报告》早在2003年就指出语言问题是南亚裔人士在就业上面临的最大障碍。相隔七年,香港明爱九龙社区中心于2010年所做的《在港南亚裔人士工作状况调查报告》也指出,34%的南亚裔受访者认为求职困难的主因是中文沟通问题(包括书写和口语);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已居港十年以上的受访者中,仍有31%的人视沟通困难为求职最大障碍,他们当中不乏粤语流利的人士,却不会读写中文。对于南亚裔人士来说,学习中文并不容易,即使居港多年,入读政府资助的学校,和本地学生一同使用同一中文课程,可是南亚裔人士仍难以掌握中文写作;另一方面,中学文凭试中国语文科“卷三聆听”和“卷四说话”均以粤语进行,对于以粤语为第二或第三语言的南亚裔学生来说,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换言之,中文水准不佳不但是根源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痼疾,需要政府和社会持续地支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与管理,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陈章太,2005)。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局在投入公帑和大量财力之前,必须对“香港社会语言使用的实况”有基本的认识,才能针对实际需要,善用资源。下面本文将结合2009年和2014年完成的香港语言调查以及特区政府的语文政策,对目前香港面对南亚裔人士的语言教学方针做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 2009 年—2014 年香港语言使用情况概述

要帮助在港南亚裔居民摆脱语言上的沟通困境,改善求学和就业情况,就必须先了解香港居民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语言运用情况,然后从教育政策、课程设计上加强中文在这一社群的推广。语言惯用情况一直是政府人口普查中人口特征部分的一个重要项目,根据政府的调查资料,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粤语是香港社会使用的最主要语言,其比例分别为:89.2%、90.8%和 89.5%。虽然这宏观地勾勒出粤语在香港的基本情况,可惜并没有顾及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问题,须知惯用一种语言不表示不会说另一种语言,譬如一个惯用广州话(或其他语言)的人在特定的场合也须使用英语或普通话交谈。为了进一步了解粤语在香港各场合的使用情况,2009 年笔者和香港教育学院的李贵生博士一同主持了名为“香港三语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访问了 1004 名香港市民,调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处境下使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的频繁程度,借此了解香港最新的语言环境,成果见李贵生和梁慧敏(2010a)、李贵生和梁慧敏(2010b)、Lee & Leung(2012)、梁慧敏和李贵生(2012)。事隔五年,2014 年笔者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支持下,运用同样的随机采访的方式,再次就香港全境的语言使用情况做了新一轮追踪调查,以便进一步了解五年以来香港语言使用实况的变化,这次成功访问了 1001 名香港市民,成果见梁慧敏(2014)。

调查分别对受访者在生活场合和工作场合的语言使用频率做了如实记录。生活场所包括与家人交谈、与友人闲谈、外出购物、在公共场所用餐、收看或收听电视剧及电视新闻或者收听电台广播、参与文娱康乐

活动(如唱歌、看电影、舞台剧、歌剧等);工作场所则包括与同级交谈、与上级交谈、与下级交谈、与其他机构或企业进行业务上的交往、与工作服务对象交谈、进行单位小组会议、在工作场所闲谈,以及到政府机构办事等场合下所使用的语言及其频繁程度。频繁程度以 0 至 5 分为评量标准,当中最常使用者为 5 分,较常使用者为 4 分,一般情况下使用者为 3 分,较不常使用者为 2 分,最不常使用者为 1 分,从不使用者则为 0 分。

这两项连贯的研究结果都显示,三语之中,粤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在生活和工作各场合所得到的均值都遥遥领先于英语和普通话。按照社会语言学家 Charles A. Ferguson 的说法,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总人口的 25%,而又是 50%以上中学毕业生的教育用语,这种语言就可以定义为社会上的“主要语言”(major language)(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调查显示,粤语完全符合这一定义。而两次调查也发现,教育程度、职业性质对语言使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使用英语的频率越高;与之相反的是,教育程度较低者在生活和工作环境中都更多地使用粤语。相似的模式也体现在职位和职业性质对语言的影响上,职位越高或者职业性质越是专门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粤语的机会越少;而职级较低的受访者在在工作场合中使用粤语交谈的比例则明显更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香港社会并非都是以粤语为母语,2009 年和 2014 年的受访者里也有一定数量的非粤语母语者(包括南亚裔人士)。虽然两个年份分别有 30 位和 42 位受访者的母语不是单一粤语,而主要是英语或普通话,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无论在非工作场所抑或在工作场所中使用的语言都以粤语为主,这反映出他们的

语言正从各自的母语慢慢地转移到粤语。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说,非粤语母语者在以粤语为主导的香港生活或工作,其母语只能退缩到某些领域上。有意思的是,2009 年非粤语母语者在工作场合使用粤语的频率要略低于非工作场所,均值介乎 2.85—3.43 之间(一般情况下使用);然而,2014 年工作场合粤语使用量却反超非工作场合(表 2),均值

都超过了 3(一般情况下使用),部分场合均值更是接近 4 分(较常使用者),例如“与下级交谈”一项。换句话说,工作场所的同事可能不乏本地人,因此大家交谈时经常使用粤语。可见,粤语在香港职场的地位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更受在职人士重视了。下表显示了母语非粤语人士的粤语使用情况,以及从 2009 年到 2014 年的变化。

表 2 母语为非粤语人士的三语使用情况

场 合			2009	2014	场 合			2009	2014
非工作场合	与家人交谈	粤	3.63	2.69	工作场合	与同级交谈	粤	3.43	3.74
		英	1.30	0.98			英	1.70	1.90
		普	1.93	2.52			普	1.40	1.71
	与友人交谈	粤	3.77	3.26		与上级交谈	粤	3.07	3.64
		英	2.07	1.95			英	2.03	1.95
		普	2.53	2.55			普	1.17	1.71
	购物用语	粤	4.50	4.17		与下级交谈	粤	3.38	3.94
		英	0.87	0.90			英	1.67	1.50
		普	1.10	1.50			普	1.33	1.59
	公共场所用餐	粤	4.57	4.12		与业务对象交谈	粤	3.23	3.47
		英	0.60	1.10			英	2.75	2.25
		普	1.13	1.31			普	1.65	1.94
	收看电视 收听广播	粤	3.73	3.36		与服务对象交谈	粤	3.21	3.46
		英	2.90	2.43			英	2.39	1.76
		普	2.00	1.93			普	2.11	2.24
	文娱康乐活动	粤	3.21	3.02		会议语言	粤	2.85	3.21
		英	3.04	2.37			英	2.41	1.92
		普	2.04	2.46			普	1.04	1.47

由 2009—2014 年的语言调查可见,粤语广泛地运用于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通行于社会、政治、教育等各个层面,在香港社会有极高使用频率和稳固的地位,即使是其他母语人士也在生活和工作场合转用粤语,以适应香港的语言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如果南亚裔人士不懂粤语、不谙中文,其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要帮助少数族裔人士改善求学和就业情况,就必须从语文政策上加强中文在这一社群的推广,尤其是粤语口语方面。然而,也需留意到并非每个场合语言的使用率都是均等的,也并非每位市民

掌握语言的情况都一致。政府推行任何政策或支援课程之前,也应像制定经济或运输政策一样,必须掌握相关的数据,才能对症下药,避免一概而论。

2015年政府于《施政报告》中指出,在2015—2016年度香港教育局、雇员再培训局、葵青区的服务中心将为“学生、在职或求职者、其他人士”在语言学习上提供不同的支援,可见当局也意识到学生、在职人士和求职者在语言方面的需求是不同的。本文主张在推出职业导向的中文课程时,语言调查还应该细化至不同的工种和组别,例如了解餐饮业和酒店业的学习者对中文(书面语及口语)的需求,而同一职业不同职级对语言的掌握也应有所区别。课程的规划应该建立在对课程对象的年龄、平均教育程度、职业属性、现阶段使用两文三语的比例和他们的工作意愿等情况有所掌握的基础之上,才会更具针对性,资源的运用也会更有效果。

三 政府目前针对南亚裔学生的语文政策和教学方针

回归至今,香港的语文政策为“两文三语”,规定考大学和考公务员都必须中英文合格,这项政策为不谙中文的少数族裔人士设下了不能逾越的门槛。以升学为例,尼泊尔青年入读本地大学的比例仅为0.9%(《星岛日报》2013年10月30日),远低于本地华人青年的两成,南亚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大,从而造成一连串就业和社会问

题,这也说明了现行的中文教育政策未能使南亚裔学生融入主流的香港社会。自2010年开始,新来港定居人士和少数族裔的融合终于在香港《施政报告》中有了一席之地,2010年政府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紧密监察新来港人士在适应期内的服务需求,及少数族裔人士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确保支援服务切合他们的需要;亦会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及地方团体的合作,以协助他们尽快融入香港的生活”(第63段),但《施政报告》中并没有言明相关的措施。到了2011年,《施政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在就业支援方面,少数族裔及新来港人士可报读雇员再培训局(政府组织,提供训练帮助学员就业)特设的课程,亦可通过劳工处的就业中心专责柜位获得就业服务。劳工处亦会加强在不同地区举办招聘会,协助他们就业。政府将会为少数族裔多设立一间支援中心和两间分中心,扩大“融入社区计划”,又会提供更多以少数族裔语言广播的电台节目(第100段)。然而这些措施都是治标而不治本,2010—2012年的报告中都没有提及中文学习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帮助少数族裔融入香港社会,也不能缓解他们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困境。2012年管治班子换届之后新政府从善如流,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语文政策方面做出了一些贴近现实的调整,2013、2014、2015三个年度的《施政报告》都将语文政策的重点放在了非华裔中文教学的支援上,这是一个治本的好开始。表3是三年报告中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总结。

表3 2013—2015年香港《施政报告》中针对少数族裔的政策描述

出处	对象	政策目标	政策描述
2013 第130段	少数族裔	培养新一代香港人,不问原居地、不分族裔和宗教信仰,都以香港为家,融入社会	加强各种支援,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更有效学好中文的机会

续 表

出处	对象	政策目标	政策描述
2014 第 74 段	南亚裔	帮助南亚裔融入香港社会,开展个人事业	在幼儿教育至中小学阶段加强支援少数族裔学习中文
2015 第 129 段	非华语学生	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	为中小学提供“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和支援教学材料,并于本学年开始在高中分阶段提供与资历架构挂钩的应用学习中文课程

从表 3 可以看出,政府已经从语文政策上对少数族裔学习中文作出了规划,可是政策落实的对象未见统一,2013 年的对象是少数族裔(一般指南亚、东南亚或非洲),2014 年为南亚裔(指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2015 年则是非华语学生(以华语为母语以外的所有学生,包括日韩欧美、南亚、东南亚、非洲)。支援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2014 年主要是在幼儿阶段,2015 年则主要在中小学阶段。南亚族裔未能融入主流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已经就业或待业中的南亚裔青年是否也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呢?

近两年政府对少数族裔学生中文教学提供的支援还包括:为学校提供额外经常拨款、为教师提供专门的支援及培训、开办学习中文支援中心、推行“课后中文延展学习计划”、开办暑期衔接课程等等(政府新闻处,2014)。然而,要让少数族裔学童从小学习中文,打好中文基础,殊非易事。我们认为当局首先必须了解他们已有的中文水准、学习特点、南亚族裔经常从事的职业,以及该工种对中文的需求,才能对症下药。虽然自 2014—2015 学年开始,教育局为学校提供“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订定少数族裔学生的中文学习目标、学习重点及“学习进程架构”,并为学校提供一系列教学资源,如教学示例、评估工具、学习材料等。可是,框架订立的目标较为空泛笼统,而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需要却相当复杂,所提供

的教学资源仍然十分有限,且大部分集中在各学校的校本教材上,修订空间不大。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规划,各校学生中文水准和学习历程也不尽相同,校本教材实在很难推而广之。而最为影响学习效果的是,课程的开发并不完全符合学生在其升学或求职中对于中文的实际需求,也缺少语境的支援,学习的动力和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为了更好地照顾学生的生涯规划,贯彻多元学习,在 2015—2016 学年,教育局除了为学校提供“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外,特别为非华语高中学生设计了两个崭新的“应用学习中文课程”(Applied Learning Chinese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即“服务业中文”及“款待实务中文”,服务和款待都是南亚裔人士经常从事的行业。“应用学习中文课程”与官方的资历架构挂钩,得到政府的认可,从而协助非华语学生在主流中文学习之外获取另类中文资历。“应用学习中文课程”以日常生活和一般工作环境作为学习情境,希望非华语学生以实践和应用方式学习,提升运用中文的能力(《政府新闻公报》,2014)。我们认为经过多年的讨论,政府在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方面有了更具体的目标和实行方法;然而事实上,就算学生考获应用学习(中国语文)科目的最高级别,即“达标并表现优异”,根据资历架构亦仅仅相等于本地中学文凭试的第三级。持这学历应对寻找非技术性、劳动型工作或有帮助;但若指望持这

学历找到较高阶或高薪的工作,增加向上流的机会,仍存在很大的困难(乐施会,2014)。而且,由于“应用学习中文课程”已经提前为学生预设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和种类,不但深化社会对南亚裔的典型化形象(stereotype),误会他们只会从事某些行业或工作,而且不利于南亚裔学生的自由发展,甚至会压抑他们的学习动机(萧婉玲等,2013)。

面对在职或求职中的少数族裔人士的中文培训,雇员再培训局、葵青区的少数族裔支援服务中心(LINK Center)都有提供。2015年雇员再培训局开办了4项职业广东话训练课程和2项中文读写课程,LINK Center也提供初、中、高三个级别的中文课程。可是课程种类少、就读人数又有限,难以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另外,语文课程分级太少,把水平参差的学生置放于同一级,令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内容介绍都较为笼统,没有以行业语境为背景,教材与现实脱节,很难兼顾到不同学习程度和需求的学员。此外,这类课程也缺少资源库,以供社会人士共同分享。

四 支援南亚裔居民学习中文的建议

(一) 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而分层推行

要推广社会共融,政府和社会在支援中文学习时不应该将已经离开校园的南亚裔青年排除在外。处理不好由语言而引起的就业问题就有可能进一步衍生出更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南亚裔青年群体。面临语言问题的不单是在校的南亚裔学生,还有在职或求职中的南亚裔青年,前者是有可能因为不谙中文而在未来遭遇到升学和就业的困难,而后者已经碰到了切实的难处。而且,由于两者的需求有异,因此,针对南亚裔社群中文教学还应该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而分层推行,例如在职居民和在校学生的中文教学就应该有所区别。面向南亚裔在职人

士的中文教学,应该以帮助他们了解香港职场文化和行业语言需要为目的,从而务实地协助他们适应具体的工作环境;而面向在校学生的中文教学,则需要更加全面且具针对性,“全面”是指应该有完整的中文语言知识和香港特色的中国文化教学,以帮助他们提高中文能力,并且通过文化认知的加深而增加对“香港居民”这个身份的认同感;“针对性”是指应该按照社会的需求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特别是高中课程,以帮助南亚裔学生更好地制定求学和求职规划。此外,即使是在南亚裔居民内部,着力点也应该根据不同种族的实际情况有所区别。

根据香港统计处2011年少数族裔主题报告,印度人的工作人口中,大部分女性是“非技术工人”;大部分巴基斯坦男性工作人口(38.4%)受雇为“非技术工人”,但有约42.6%的女性则为“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巴基斯坦人(29.5%)是从事“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至于尼泊尔人,从事“住宿及膳食服务业”(31.5%)及“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业”(24.8%)的工作人口比例较高。报告又指出,同一种族的男性及女性工作人口从事的行业亦有相当大的分别。在尼泊尔人和巴基斯坦人中,从事“建筑业”的工作人口的比例,男性(分别是23.2%及18.9%)明显较女性(分别是1.7%及1.8%)为高。另一方面,约有一半尼泊尔裔的女性从事“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但男性从事这行业的比例尚不足20%。根据上面的数据,本文提出如下的建议:首先,对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裔居民需投入更多资源,针对这两国的在职或求职者的语言培训应该向他们较多参与的工作范围倾斜并且以提高沟通能力为主,例如课程内容中需要更多包含“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及“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业”的语境式教学。其次,高中生的语言教学应该从升学和就业两

方面入手,对于旨在升学的学生,中国语文的教学必不可少;而对于即将就业的同学,职业语言的培训则更有用,除了提前熟悉职场文化,也可以在职业规划上有更清晰的认识。当然,以上的假设都需要调查的佐证,只有弄清楚他们的切实需求,政府的资源投入才可以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二) 建立统一连贯的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课程

目前,南亚裔学生分散在不同的学校,有国际学校、英文中学,也有主流中学,教材的选择相差较大,并不统一。祁永华(2012)观察到有的学校采用英童学校的中文课本,好处是有现成课文,各单元之间也有衔接,缺点是没有联系粤语和本港的生活语境;有的学校选用为集中识字设计的韵文,好处是可以短时间内帮助学生记忆一定数量汉字的形音义,缺点是学生往往不懂得怎样运用这些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有一些学校根据该校学生的情况自行编写校本教材,但是成果难以共用。此外,其他问题包括教材内容沉闷,未能切合本地社会的需要,又或高小学生用低年级课本,而校外合适的读物又不足,有的亦只适合低龄儿童,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现行课程缺乏系统性的规划,未有照顾不同的学习差异,忽略了南亚裔学生也有能力学习更高水平的中文,限制了他们在中文学习方面的进步。

可以想象,南亚裔学生不同学校接受相异的教学法,中文教学的教材和难度也不同,他们在全港性评估考试中取得的成绩也自然大相径庭。他们升读中学时面临的不仅是中文科合格与否的问题,即使成功升读中学也要面对中学中文课程能否衔接的难题。毕竟教授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与教授中文作为母语是不相同的,这就使得在“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的框架之下,以南亚裔为对象的统一的第二语言学习课

程设计迫在眉睫。本文认为,这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首先,整个课程贯穿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材料、评估方法等,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提升他们的中文水平,并以贯彻始终的教学法支撑,一来方便前线教师掌握,二来方便资源的共享。其次,连贯的课程对制定统一的评估机制有很大帮助,这正是目前“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哪一个学习程度应该掌握哪些中文单词、句式;读、写、听、说四个方面又有怎样的量化标准,这些细节化的评估机制都没有办法从现有学习指引中获得。而事实上,南亚裔学生的中文习得水准又确实需要一个立足现实需求的评估体制,包括考核内容及方法。两者相比,内容是应该首先处理的部分,就如上文提及的,是特定学习程度学生应掌握的词汇、句型、表达方式等,而这些语言要素必须基于交流、沟通的目的。

(三) 研发语境式的课程

“学以致用”是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对于南亚裔来说,中文学习的最大功用是可能会帮助升学和就业,但事实上,现时大部分针对南亚裔学生的中文课程在这两方面都不一定有太大助益。首先,跟香港本地中文课程相比,少数族裔中文教学的内容过于简单,例如过去教育当局鼓励南亚裔学生在中四报考英国公开试 GCS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的中文科考试,但其程度只相当于香港主流小学二年级,本地不少面向南亚裔学生的课程却以 GCSE 教材为蓝本,显然不能满足升学考试和雇主对雇员中文读、写的要求;又例如有巴基斯坦裔受访者提到在“指定学校”(现已取消)所学的中文十分表面,最多只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而其他如作文则很不足够(陈锦华等,2014)。其次,由于粤语和书面中文的差距,学生很难将在生活中习得的口头中

文转化为书面语。另一方面,目前的少数民族裔中文课程缺少实用性的语言培训,比如招聘广告阅读、表格填写、简历书写等对学生进一步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再者,学生认为中文课学习内容比较沉闷(祁永华,2012),不如其他外语课那样活泼和有趣。

香港南亚学生学习中文第二语言,最终是为了在学习、生活和将来的工作中凭借中文作为工具,较好地与本地人(华裔)进行跨文化交际,适应香港的教育、生活和工作环境,从而尽快融入香港社会。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和使用的都是脱离实际情境的不自然的语言,即使在课堂上练习得再充分、掌握得再好,但无法运用到现实交际中,就不是成功的语言学习。输入真实的语言材料、提供真实的语言情境,可以使学习者在语言课堂上不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带着交际的目的去使用语言解决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形成“为用而学、在用中学、学以致用”的良性循环(傅爱兰、郭粲,2012)。

因此,本文主张语境式的教学是将教材内容更有层次地发挥出来以及提高学生的兴趣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将语言操练的部分放在实际语境中加以呈现,尤其是涉及香港文化部分的课程。倘若将现实生活的典型语言交际情景、课堂语言教学与课后语言运用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就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符合香港南亚学生学习中文的需要和目的,最终促进他们习得中文第二语言,并且最终可以将语言恰当地运用出来。另一方面,也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语境式的教学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的不同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中小学在读的南亚裔学生而言,校园生活语境下的语言教学应该占较大的比重,其次是生活场景中的中文学习;而对于求职或在职的南亚裔青年而言,与工作息息相关的语言学习则显得尤为

重要。如果不加以区分,自然也会影响到学习者对于中文学习的兴趣和态度。如同前文提到的语言态度调查,非粤语组的受访者认为粤语对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和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粤语的有用性促使他们在实际语言运用中使用粤语而出现语言转移现象。语境式教学也是希望通过“学以致用”提升南亚裔中文学习者对中文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五 总结

对于南亚裔居民而言,中文是他们要学习的第二语言。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相对,第一语言是出生后最先学习和习得的语言,而往后再学习和使用的是第二语言。第一语言学习是出于本能,为了生存和发展,也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自我表现的欲望,会有自然的学习的动力;而第二语言则有别,学习第二语言可能有各种目的,如为了接受教育、升学、学术研究、职业所需等,普遍欠缺第一语言的自然学习动力。加之在校学生往往未能了解学习第二语言日后在职场上的必要性,可能会觉得被迫学习,加上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如果课程枯燥、程度太低或学习有困难,很易影响学习情绪(吕必松,2007)。来自南亚不同国家的学生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在港年期、教育背景、年龄等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课程发展议会,2008),加上他们的禀赋、需要、期望和志趣方面也不尽相同(教育局,2014),他们学习中文的意欲和能力也有很大分别。由是观之,香港特区政府和教育局在制定针对南亚裔居民的中文教学措施、投入大量资源之前,应该充分了解教学对象的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包括语言使用量、语言态度以及对中文的实际需求等。只有认识到南亚裔居民对中文的不同需求,才可以针对其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和真实需求推行分层教学,为

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编写适合其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的语境式教材,并且制定评估标准。南亚裔居民的中文学习需求因人而异,在校学生的中文教学策略固然需要改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求职或在职南亚青年在社会中的处境,这两个阶段的中文教学是不能割裂的,因此以就业为导向的中文课程理应受到同样的重视。只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配合适当的语文政策,相信最后必能惠及更多的青年人乃至整个南亚族群,有助于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从而推动香港社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 岑绍基,张燕华,张群英,祁永华,吴秀丽.2012.香港少数民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困难.香港少数民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研究:理念、挑战与实践.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 陈锦华,谭若梅,古学斌,罗嘉敏.2014.香港第二代南亚少数民族裔——教育与就业生活经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政策研究中心.
- 陈章太.2005.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丛铁华,岑绍基,祁永华,张群英.2012.香港少数民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研究:理念、挑战与实践.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 傅爱兰,郭繁.2012.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与教:课程、教材、教法与评估.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 关之英.2014.香港中国语文教学(非华语学生)的迷思.中国语文通讯,第93卷.
- 何家骥,朱耀光.2011.香港警察:历史见证与执法生涯.香港:香港三联书店.
- 李贵生,梁慧敏.2010a.语言调查与语文政策.星岛日报2010年3月15日.
- 李贵生,梁慧敏.2010b.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的初步调查.中国语文研究(1).
- 梁慧敏.2014.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情况的再调查.中国社会语言学(2).
- 梁慧敏,李贵生.2012.香港非粤语母语者语言转移的初步探讨.人文中国学报(18).
- 教育局.2015a.幼稚园校本支援服务>大学-学校支援计划,取自:<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primary-kindergarten/sch-based-support-for-kindergartens/university-school-support-programmes.html#4>.
- 教育局.2015b.非华语学童>给老师的配套与支援,取自:<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teacher/index.html>.
- 平等机会委员会.2012.有关南亚裔人士对种族之间接触及歧视经验的研究,取自:<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10125&mode=cc>.
- 少数民族困难甚多,社会应予以更多关心.成报2014年9月25日,取自:http://www.singpao.com/xw/ht/201409/t20140925_528950.html.
- 教育局.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专页,取自:<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html>,浏览日期,2015年10月7日.
- 教育局.非华语学童教育服务,取自:<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about-ncs-students/index.htm>,浏览日期,2015年10月7日.
- 教育局.2014.改善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与教(教育局通告第8/2014号),取自:<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4008C.pdf>.
- 课程发展议会.2008.中国语文课程补充指引(非华语学生),取自:<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g%20to%20chi%20lang%20curr%20ncs%20proper%20chi%20upload%20r.pdf>.
- 乐施会.2014.英语国家与香港的“第二语言政策”的比较,取自: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18555tc.pdf.
- 吕必松.2007.中文和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祁永华.2012.有关的历史和社会脉络.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与教:课程、教材、教法与评估.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 香港中文大学.2008.追踪非华语学童在主流小学的适应及成长发展研究报告撮要.(教育局委托之纵向研究成果报告).取自:<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school/study-report-of-ncs-in-mainstream-schools.html>.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2005.香港种族歧视研究,取自:<http://www.cuhk.edu.hk/ipro/pressrelease/051028c.htm>.
-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2013a.倡议政府带头聘用少数民族裔人士 解决少数民族裔就业问题,取自:[http://www.ymca.org.hk/files/cymca/Publication/Press Release/201308/Press Release CN_280713.pdf](http://www.ymca.org.hk/files/cymca/Publication/Press%20Release/201308/Press%20Release%20CN_280713.pdf).
-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2013b.少数民族裔中学生升学就业感知障碍调查.

-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天主教香港教区,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九龙).2012.南亚裔居民在港的法定最低工资保障及使用政府解困纾贫措施或服务的情况——调查结果研究报告.
-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天主教香港教区,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九龙).2014.香港南亚少数族裔家庭贫穷状况民间调查报告——南亚少数族裔的状况及需要.
- 香港明爱九龙社区中心.2010.在港南亚裔人士工作状况调查报告,取自: <http://klncc.caritas.org.hk/private/document/633.pdf>.
- 香港社区网络(LINK CENTER).2015.少数族裔人士及香港社区网络对2015年施政报告的回应,取自: <http://www.hken.org.hk/index.php/tc/2013-11-04-09-33-03/2013-11-07-01-30-41/130-2015>.
- 香港城市大学.2003.香港南亚裔人士就业情况研究报告(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促进学生学习基金”资助之专题研究成果报告).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香港融乐会.
- 香港浸会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2008.共融体验活动对儿童及青少年的转变及影响研究报告摘要(“亲切”委托之专题研究成果报告),取自: http://www.treats.org.hk/Download/Publication/TREATS_ResearchAbstract_2008_chi.pdf.
- 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团体、社区工作部少数族裔服务队.2010.少数族裔与华裔求职情况比较调查.取自: http://www.skhlmc.org/admin/documents/files/516/research%20report_matt.doc.
- 萧婉玲,陈锐才,邓永昌,黄建豪,黄小燕.2013.香港少数族裔:我们的梦想工作.香港: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 谢锡金,祁永华,岑绍基.2012.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与教:课程、教材、教法与评估.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 星岛日报.2013.教院:两成少数族裔无读幼儿园.2013年10月30日,取自: <https://hk.news.yahoo.com/%E6%95%99%E9%99%A2-%E5%85%A9%E6%88%90%E5%B0%91%E6%95%B8%E6%97%8F%E8%A3%94%E7%84%A1%E8%AE%80%E5%B9%BC%E5%9C%92-214735718.html>.
-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袁振华.2007.香港南亚裔学生中文学习的困境及对策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取自: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511-2008013902.htm>.
- 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2015.“‘教授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专业进修津贴计划”认可课程名单.取自: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chi/doc/PEGS_Recognised_Programmes_TC.pdf.
- 政府统计处.2011.主题性报告:少数族裔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 政府新闻公报.2014.教育局局长在应用学习新课程暨应用学习中文(非华语学生适用)新闻简报会上的开场发言,2014年12月11日,取自: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2/11/P201412110457.htm>.
- 政府新闻处.2010.二零一〇年施政报告,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0/chi/index.html>.
- 政府新闻处.2011.二零一一年施政报告,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1/chi/index.html>.
- 政府新闻处.2013.二零一三年施政报告,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index.html>.
- 政府新闻处.2014.二零一四年施政报告,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index.html>.
- 政府新闻处.2015.二零一五年施政报告,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index.html>.
- 政府新闻处.2014.香港便览2014—教育,取自: <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ducation.pdf>.
- BUHK. The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2007. Integration in Hong Kong: A Descriptive Study (“共融在香港”研究). Commissioned by TREATS, Retrieved from TREATS website: http://www.treats.org.hk/Download/Publication/TREATS_Research_Report_2007.pdf.
- Lee, K. S. & Leung, W. M.2012.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Hong Kong. Multilingual Education, 2:2: 23 pages.

作者简介

梁慧敏,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中国语文教学中心总监及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粤语研究、中国语文教育。

A study on th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South As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n analysis of the actual language situation and education policy for Chinese language in Hong Kong

Leung Wai-mu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2011 population census, a total of 451,183 people belonging to ethnic minorities were residing in Hong Kong in 2011. South Asian Hongkongers, whose origins include India, Pakistan, and Nepal, numbered over 60,000, the majority of whom are permanent citizens of Hong Kong. However, because they often lack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experience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y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integrating into Hong Kong's mainstream community; language barriers can also hinder promotion to a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making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 unreachable dream and leading to regional social issu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South Asian Hongkongers' situ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help them attain an appropriate competency in Chinese. Furthermor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diverse in accordance with students' real experiences in daily life and actual needs. For instance, if a course targets South Asian employees, the materials can be more career-oriented to include the local workplace culture and language use in various workplace contexts, so that learners may master useful and skilful expressions and better adapt to the specific work environment.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teaching should be comprehensive and target-oriented. On one hand,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courses should combine language practice an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which will strengthen students' linguistic knowledge of Chinese and deepen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as Hongkongers. On the other hand, teaching plans and objectives need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ety, such as helping students realize the trends of the job market and set goals for their future. Given the above-mentioned aspects, in this paper the language surveys conducted in 2009 and 2014 will be analysed to provide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in the hopes that government-granted teaching resources will be allocated more reasonably and efficiently.

Key words: Hong Kong, South Asians,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ctual language situation, education poli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战略. 2016.1 / 沈阳, 徐大明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305-17265-6

I. ①中… II. ①沈… ②徐… III. ①语言规划—研究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592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语言战略(2016.1)
主 编 沈 阳 徐大明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64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265-6
定 价 36.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